

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怒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怒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賂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踈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彌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庸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庸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

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庸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庸貧賤者人君不可不庸萬民不庸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楊莫大焉

尹文子卷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子華子序 顧五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繡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逸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繼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

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為久要之交  
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諂  
為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答卒  
以不遇可為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之一

晉人程本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  
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

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  
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  
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  
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  
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  
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  
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  
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樓三陰之正氣於風輪  
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樓三陽之正氣於水樞  
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  
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  
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  
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  
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  
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

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官成離下黑  
之象其官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  
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  
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  
不窮陽氣為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為  
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  
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發本相應孰  
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  
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  
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  
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  
之曰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  
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  
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  
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  
與道而為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  
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  
此以往大鏡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  
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為萬殊  
齋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

11 (02) A 01